

公司的六个小伙子约他去关外一日游。他们实话实说：“让你散散心，是第二位的。回来的时候，指望你开车把我们送回城，是第一位的。”他妻子去世快了一年了，情绪消沉，人所共见。小伙子们约他往关外一趟，他把他们的好意，放第一位。嫁到外地的闺女电话里听说，也鼓励他外出活动活动。六个小伙子，有位拥有一辆七座越野车。小伙子们到关外要玩足吃足喝。知道他从不抽烟、喝酒，但当过兵，身体倍儿棒，所以一叠声地叫他德哥，把光棍狂欢回程的安全，托付给他。

六个小伙子都是白领，他是高压电工，蓝领。往关外的一路上，车主开车，请他坐驾驶座后头，小伙子们肆无忌惮，比着说荤段子，浑笑一路。他微笑着，似听非听。他理解这几个光棍，都是公司的骨干，条件都不错，只是一时还都没娶上媳妇，有的是女朋友劈腿了，有的是自己嫌人家了，有的是异地问题难以化解，有的是家长硬来作梗，青春烦恼，要在郊游中尽情发泄。他羡慕他们，他的青春期，戒律太多，哪能如此嬉皮？

那天小伙子们玩得很尽兴。四位蹦极了。他还跟他们漂流了两公里。晚餐本打算吃烤全羊，后来听说顺路有家驴肉馆，车主就把车开到了那家驴肉馆。大家围坐在一起后，他声明：“我不吃驴肉。”车主有些尴尬：“哟，德哥，对不起，车上的时候该先问你一声。”他说：“没关系。你们吃。我另点别的。”有个小伙子就问他：“德哥你不吃驴肉有什么讲究吗？”他摇头：“其实从来没有吃过。是进到这馆子才决定不吃的。”

小伙子们放开肚量吃驴肉，喝啤酒和白酒，他嘱咐他们：“小心酒把驴肉催胀了撑着！”小伙子们给他点的核桃汁，时不时拿酒杯跟他碰杯，“祝德哥早续良缘”。餐厅里的人声仿佛渐渐推远了。他回忆起三十多年前当兵的事情。这关外变化太大了。没想到往昔的荒野野地、穷山恶水，如今也开发成了旅游胜地。那时这边只有砂石公路，载他们士兵的卡车开过去，车轮下的扬尘二里路不散。现在是整齐的柏油路面，两旁的绿化带相当不错。他从路标上看到

一个熟悉的地名：崖村。这家驴肉馆就在公路主干线与崖村支线的岔路口旁。多年过去，他把崖村忘记了，更把崖村驴忘记了。坐到餐桌旁，拒绝吃驴肉，是那记忆猛然浮现的开端。

那一年他十九岁。他们部队支农，他们那个班分派到崖村帮助生产队打井。他父亲在老家病危，部队准许他回去探望，料理完父亲身后事，

崖村驴

刘心武

他准时返回。在这个岔口下了长途汽车，天已经转黑，虽是初冬，十分寒冷。从这个岔口往崖村，那时候连砂石公路也没有，只有土道，头六里是平的，后四里要爬山。他从崖村出来的时候，走下山，正好有公社的拖拉机往这边来，可是要回崖村那天，没能遇上拖拉机。虽然没有拖拉机，可是路旁有六七头驴，那些驴为了互相取暖，交错着挤站在一起。有个看驴的汉子招呼他，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崖村。那汉子说：“解放军免费。只是崖村驴送一位大嫂去了，你得等它回来。”

当时还有个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人说是去枣村，那汉子就到那群驴里去扒，扒出一头驴来说：“枣村驴在。你骑上去吧。三毛。”那人递去三毛钱，骑上，枣村驴就往另一边的土道上去了。原来，那些驴经过那汉子训练，每头驴专管前往一个村子，把客人送到后，自动返回。每当有客人要往某村去，汉子就从驴群里扒出相关的那一头来，如果扒不出来，就意味着那头驴还

没有返回。“崖村驴回来啦。小战士，你骑上它吧！”朝汉子指的方向一看，那头走过来的驴似乎很瘦小，“骑上吧，它可有劲啦！浑身筋的驴爬山才利落啊！”他要付三毛脚力钱，汉子死活不要，“解放军免费，这原则不能丢！”

崖村驴背上有个简单的木鞍子。汉子笑道：“妇道人家是斜着坐。你要觉着那样舒服，也斜着。”他跨上去正坐着，问：“有缰绳吗？”汉子大笑：“摔下你！”那驴等他坐稳，就自动转身，朝崖村走去。平路快走完了，天黑得厉害，还飘起了雪花，眼看要上山了，那驴能走好吗？到山根，他跳下，搬那驴的头，意思是让它折回去，那驴却死活不转身，只等他再骑上去。他再骑上。那驴就熟练地在山道上趟行。眼前出现了村屋的灯火。终于进了村，那驴停下来，似乎在等他给予进一步的指示，他就朝他们班住的那个院子指了指，驴眼能看见他的手势吗？但那驴竟准确无误地停在了院门口。他下了驴，要把驴推进院里，心里想着喂它些东西，

那驴却四蹄抓地怎么也不进院。他说声“谢谢”，那驴就转过身，管自下山去了……

他忽然非常后悔，他跟妻子感情那么好，那么多年，互相讲过许多以往的故事，可他怎么竟一直把崖村驴的记忆打捞出来，与她共享？

那天开车回城，一路上六个小伙子有的呼呼大睡，有的打着饱嗝……副驾驶座的那位不停地在手机上发着微信……他稳握方向盘，嘱咐自己：等回到家，再把那崖村驴的回忆细细咀嚼。



戒嗔的小师弟戒尘最喜欢画画，只是画画的水平很一般。如果是画人物，戒尘便会拉着戒嗔当他的模特。所以戒尘画人物画的时候，戒嗔便会看到，戒嗔一坐就是大半天，还要配合着做动作。戒尘画完后，戒嗔会偷偷地跟戒嗔诉苦：“我怎么戒尘师弟笔下的我，像是没完全进化好呢？”

后来戒尘画得多了，加上淼镇里几位有绘画基础的施主指点，绘画水平有所提高。近些日子的作品，如果戒尘事先告诉我们他画的内容，然后再加点想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戒尘画的是怎么了。

有一次戒尘在寺院门口画山上的树，恰好智恒师父从旁边走过。智恒师父站在戒尘身后，很有兴致地看了半天，忽然说了一句：“我师父当年也爱画

过，而平日里几位师父也难得提到他。所以，对于老法师我们了解的实在不多。智恒师父说：“师父的画作是很受欢迎的，但大部分的作品都因为年代

动荡没有保存下来，寺里只留下了师父的一幅作品，也是师父自认为最好的一幅作品——《寒梅图》。

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位港台的香客曾经出过很高的价钱要买，但我们是不可能卖的。”

大家被智恒师父的话勾起了兴致，想看看这幅传说中的《寒梅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是智恒师父记不清那幅《寒梅图》的下落了。他说：“或许在我们房

寻找记忆中的画

释戒嗔

程系，祖父被任为秘书长，与艺术系主任徐悲鸿有来往。

1929年2月，祖父到上海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早在留美期间，他为提倡科学，振兴中华，已和好友杨杏佛、竺可桢、胡明复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又与任鸿隽、卢于道等努力发展社务，

祖父给我的科学启蒙

杨忠健

并取得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资助，在上海成立总社，创办复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先后创刊《科学》《科学画报》，兼任总编辑。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经他推荐，发表在早期的《科学》杂志上。《科学画报》为国内第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特约撰稿人有蔡元培、茅以升、竺可桢、赵元任、任鸿隽等学者，拥有广大读者。

1949年后，祖父被推选为上海杨浦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委、上海市电机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市科协委员、杨浦区人民代表等。1974年2月28日我整夜陪

坐在病重的祖父床前，3月1日晨8时许祖父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

历史的湍流不可挽留，但有关祖父的记忆却在我等后辈心中典藏。先父杨臣华深受祖父影响，长期从事光电技术科研工作，为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曾任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1946—1949年任《科学画报》责任编辑。父亲曾获电子工业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奖、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8月4日因病逝世。

我从小在上海由祖父母带大。家中的《科学画报》订本是我最爱看的。祖父带我组装二极管收音机，买铁积木让我搭，给我最早的人生科学启蒙。祖父曾送我一本他主编的书——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1937年出版的《家常科学》。前言中说：“要复兴中国也只有靠科学。愿大家踏上科学之路，刻苦耐劳，努力奋进，预备为国家人类谋福利……”这本书我珍存至今。

环保意识和节约资源的习惯都和订阅《科学画报》分不开。

十日谈

科学先锋

“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常常在某些批评家汇集的场所，听到批评家如此感叹。确实如是所说，面对每年出版的数千部长篇小说、面对繁杂的旧的和新的文学期刊上只增不减的作品、面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写手以及海量的各种文本、面对各种媒体一波一波汹涌如潮的信息……他们感到了言说的乏力和声音的微弱。

况且，当下从事批评的职业批评家极少，他们都有本业要做，比如在学校教书、做各个级别的社科研究项目等等。一位大学教授就曾当众发问，“谁赋予我责任和义务，要阅读某部作家的作品，或写评论文章？”他的发问无人应对，因为当下很多从事批评的人，确实也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写不写都是个人的事情。因而，这个所谓“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慨，是还有兴趣和激情从事文艺批评的人发出的；如何解决“老虎吃天，从何下口”的问题，也只对那些对文艺批评保持兴趣和激情的人才是有必要去思索的。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书写和传播的便捷，使得文学写作者和作品的数量每年都以难以计算的倍数激增；但显而易见，新技术并没有带来文学品质的提升。我从来不相信“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鬼话。另有一句经典的军事术语是“兵贵精而不在多”。代表一个民族艺术水准的肯定是处在宝塔尖上的明珠。谁要想不朽，就往那个宝塔尖上去爬吧，否则就别轻易摆出一副“大师相”。由于文学作品的巨量带来的泥沙俱下、良莠杂处，特别需要专业而又艺术眼光的专家来做沙拣金的工作，以避免那些普通读者误吞掺入了过多添加剂或三聚氰胺的劣质精神食品。

如何使得批评家变“乏力”为有力？这确乎是一道难题。

就在我思索这一困扰我的难题时，

有几位处于不同时代的中外批评家的名字，闪入我的脑际，他们是中国的金圣叹、美国的威尔逊、德国的拉尼茨基，他们所处的年代跨越了几个世纪。离我们最近的拉尼茨基，今年9月才刚刚离世。金圣叹今年恰好诞辰405周年。我发现，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

所处的国度和时代，都是“一言九鼎”的批评家，都是在广大的知识人群和公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如果从外部找“困境”，他们都面临着来自时代的不同“困境”。金圣叹所处的明清时期，相比今天，交通工具落后、信息传递方式非常原始而缓慢，但金圣叹所批《水浒》《西厢》行世后，“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由于“金批”的影响，仿效者蜂起，乃至清代各种评点本层出不穷，而读者也几乎到了非评点书不读的境地，他的影响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拉尼茨基是跟我们同时代的人物，他面临的“困境”正是信息的过多过滥，但拉尼茨基在德国却是家喻户晓的批评家，据一份调查却显示，有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那么，他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形成的？

今日批评家感到“乏力”的原因，恐怕主要的不是外部环境的制约。还得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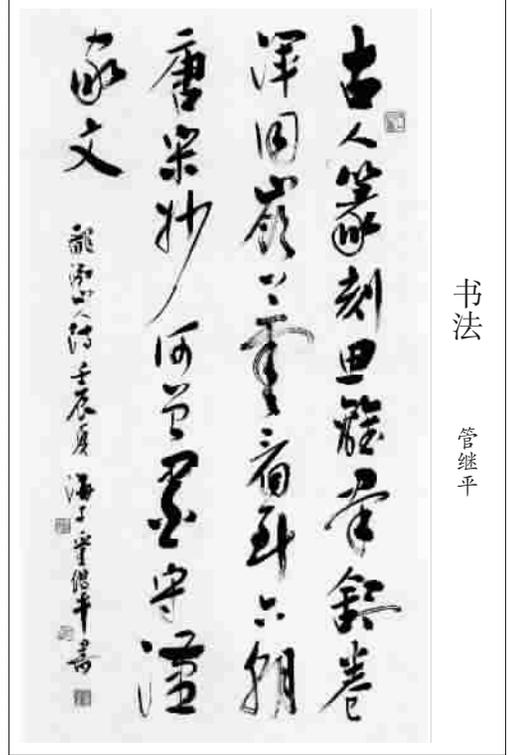
自身找原因。“老虎吃天”，首先还得问问自己是不是一头“老虎”，是否足够强健，是否有充足的底气？如果是一头“老虎”，“天”虽然很大，大到虚无缥缈，但你“吼”一声“吼”，也会使得沉闷而板结的空气颤动起来。而新技术则会使得你的“吼”声瞬间传遍世界所有角落。谁能告诉我，类似金圣叹那种“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的批评文字，今天在哪里能读到？又有谁能告诉我，类似拉尼茨基那样背对作家，面向大众，以“开启民智”为启蒙重任的中国批评家在何处？

『老虎吃天』，从何下口？

陈歌耕



文坛吃语



书法

管继平

好友热衷陶瓷收藏，对瓷文化也有相当研究，我赠其“瓷拾人生”四字。原意题“瓷实人生”，“瓷实”一语为北方方言，形容其物结实，牢固，坚厚，常用于朋友间情谊深厚，形不可摧，或谓某行为、动作扎实可靠。一生用“瓷实”二字概括，一来紧扣“瓷”这种用高岭土烧制而成的质料，二来赞扬其踏实钻研，事业有成。

但如将“实”字改成“拾”字，谐音“瓷实”仍在，更有一让人产生动感的动作。“拾”是弯腰捡起之意，搞古玩收藏，写作相关文章，无异于在陶瓷这个文化领域里捡拾“瓷片”，而拾瓷片对考古者而言，则是经常性的内容。作家秦牧《艺海拾贝》一书脍炙人口，既主题突出，又自信自谦，借用于此，十分妥帖。且考古界历来有“捡漏”一说，在别人忽略之处发现其内在价值，获取难得宝贝，那是需要经验、知识、智慧和眼光的。故将“瓷实”改成“瓷拾”，不啻画龙点睛，内涵也更加丰富了！

瓷拾人生

恽清

人生也是如此，当我们试图将藏在回忆中的美丽找到的时候，或许便是这种美丽淡去的时刻。